



# 流淌记忆的外婆家

金中基

山野的风吹过岁月，地里的庄稼黄了又绿。外婆家的长辈大多一个又一个随风远去了，可那些光阴深处沉浮明灭的记忆，时而涌上心头。

外婆家与我家在湘西一个“思蒙湾”的小山村，两家不过几栋农家木屋的距离。儿时最喜欢去外婆家玩，几乎是在外婆家长大。

我是一大家子最先来到世上的孙辈，故而深得长辈们的疼爱。外婆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，两个舅舅与其住在一起，一个姨姨从这山里远嫁山外的平原地区，我的母亲排行老二。大舅妈连生两胎都是女儿，所以外公外婆尤其对我另眼相看，长辈们都亲昵地叫我“大儿”。

小时我是最快乐的，也是最顽皮的。与两个表妹一起躲猫猫，一起踢毽子，一起踩年糕……有时为了争抢东西，把她们弄得哭哭啼啼。外婆和大舅妈总是责骂表妹，从不说我半点不是。

那天我们几个在堂屋玩，我爬上几尺高的四方桌，一不小心摔了下来，左手摔断了。

听到哭叫声，大舅妈一个箭步冲进来，先抱我入怀：“大儿，哪里痛！”转身两巴掌打向大表妹。大表妹莫名其妙地挨了打，委屈地嘤嘤哭起来。

从记事起，外婆外公就上了年纪。外婆慈祥和悦，外公话少心热。有什么好吃的，都会给我留着。甚至后来，我出门远读书，也是如此。

有年大热天，暑气最盛的一日，我回到外婆家。外婆笑眯眯地打开早在梅雨季节就为我准备好的自酿糟酒，放入柴火灶上煮。满屋子飘荡着浓郁的糟香。

外公去世得早，我对他的记忆非常模糊，只记得他个子较矮小，面容已没有什么印象。晚年，他与外婆总是吵吵闹闹，甚至两个人分开锅灶吃饭。但倘若我有什么不适或病痛，他俩也会停止争吵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外公身着斗笠蓑衣，送来从集市买的一包糖饼给我。过后几天，他突发疾病在睡梦中离去。这也是他去世前，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。

在母亲兄弟姐妹中，小舅排行老四，是最小的。他比我大十来岁。小时候，他像兄长一般，教我荡秋千、打陀螺。

在修建湘黔铁路时，他与小舅妈在工地相见了，却遭到了对方家里的反对，因为小舅家庭成分问题。爱情的魔力不可阻挡，小舅与小舅妈不顾一切走到一起。那时，我不过几岁，与村里的小伙伴去闹洞房，一身泥灰爬上婚床跳来跑去。小舅妈没有责怪我们，而是笑嘻嘻地道：“大儿，你们真顽皮！”

有一次，我外出读书，经过激水与沅水交汇的大江口码头。小舅在此当搬运工。当天天下着大雨，他见我穿着一双用轮胎皮打底的布鞋，拉着我就径直往杂货店走，买了一双解放鞋让我穿上。

那时，家里十分贫穷，没钱买胶鞋。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解放鞋，走在下雨的路上，踩踏着清脆响亮的声音，是贫穷岁月里最动听乐章。

大舅是外婆家唯一读了乡里学堂的长辈。在我们那个大院子里，他们那一辈像他一样识文断字、能写会算的屈指可数。但他年轻时总是受到排挤，很难看到有开心之时。外公当过旧社会的甲长，家庭成分不好。命运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改变。大舅当过生产队的会计、队长。他的高光时刻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刚刚分田到户，他有文化、肯学习、懂技术，种的稻子比别人壮实、产量高。乡里领导带了一伙人到他的稻田参观学习，大舅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我与大舅走得很近。在我出门求学与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同家里的书信来往颇为频繁，都是通过大舅“鸿雁传书”。父母没有读过书，我写给家里的信，都是由大舅拆开念给他们听。父母寄给我的信，也是依照他们讲的意思，由大舅代为书写。

外婆家让我最后悔的一件事，是大舅去世时没能去看他最后一眼，送他最后一程。

那是2011年春节前，突然得知大舅辞世的消息。当时我正在上省里两会的班，负责报道审稿，由于无法替换请假，没能赶回老家，悲伤的泪水暗自悄然流淌。这也成了我一辈子的“痛”。

## 编者按

清明，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更是慎终追远、缅怀先人的时节。在这个特殊时刻，我们特别推出清明回忆故人的文学副刊专版。这里有对至亲音容笑貌的深情追忆，有对故友真挚情谊的深沉缅怀，也有对已逝贤达的崇高敬意。每一篇文章皆饱含着无尽的思念，愿借这些动人篇章，让爱与记忆跨越时空，慰藉读者清明的心境。

# 浴火重生

梁厚能

## 作家写作家

十一年前的一天，湘西著名作家张心平先生，在一场无情的大火中羽化登天。他长我十余岁，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，平淡如水，但回忆起来却又像一坛陈年老酒一样，余味无穷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毕业回到家乡龙山时，他因文学在小县城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他在县文化馆，我先在企业，后调入政府机关。我小时虽有文学梦，但当时正痴迷于书法，故工作或爱好上没有交集。从人们议论中得知他的故事，他出生于岩冲乡一个土家山寨，因患小儿麻痹症，失去行走能力，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，拄着拐杖走出岩冲。高中毕业，他没有求在县城当官的父亲谋一份工作，而是回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

教学之余，他开始文学创作，因创作成绩突出，被调入县文化馆任文学专干、馆长。在这里，一位家境优越、容貌漂亮的城里姑娘，因倾慕他的才华，不顾家庭反对、世俗目光，毅然来到了他的身边，成就一段爱情佳话。

1993年，我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有心登门求教，但两年前他已调往州府。1997年，在参加湘西自治州第三次文代会期间，经老乡介绍，我们才相识。

拄拐杖、中等个、国字脸、八字胡、大脑门、大眼阔耳，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后来我也调入州府，此时他已是州作协负责人之一。

此后，作代会、笔会、朋友聚餐就经常在一起。交往多了，我发现他没有一丁点残疾人的自卑，他的性格是开朗的，心胸是宽广的，心灵是阳光的。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笑声。

走上州作协、文联领导岗位后，肩上多了一份职责，他总是关心那些有文学潜质而生活和创作处境不好的文学青年，不惜拄着拐杖、拉下面皮去找大小领导，为改善他们的创作环境鼓与呼。

文联是文学爱好者的娘家，我经常去娘



张心平。 通讯员 摄

家坐坐。他的办公室仅几平方米，一张办公桌、一张旧沙发，就挤满了。办公桌上的稿子、报刊码得像一座小山。

心平兄负责文联机关刊物《神地》的编辑工作。我是忠实读者，也是卖力的作者。《神地》是内刊，是赠阅。以前我看见很多文友按期收到《神地》，而我却没有，很是羡慕。

一次，我问他赠送范围，他说包括州作协理事。我说：“我也是理事，怎么没有啊？”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下期给你寄。”此后，我期期收到杂志。

我将习作向《神地》投稿。每次投稿后，就打电话提醒他一下，嘴上说请老兄斧正，其实是希望得到关照。

十四年前，我着手创作《书法湘西》。按写作计划，准备专题介绍一两位有影响的老书家。

一次，我在朋友处看见荣宝斋出版的《欧阳允文书法作品集》，由黄永玉题书名，欧阳中石作序，真“高大上”。欧老书法造诣很高，是湘西州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，并担任首届副主席，我决定写一写他。

## 清明花事

蒋华

银杏黄了一个秋天，又蛰伏了一个冬天，开始长出小折扇一样的叶子。山上的银杏不成规模，在秋天只能充当一个点缀，不是绝对的主角。有人觉得，山上应该全部种上银杏。他大概只看到了三个季节的美丽，忽略了冬天一到，满山的萧瑟了吧。多样的树，才让山显得不单调，也让树彼此间不孤单。阳光一来，晨雾散去，整座山在日光里流动着鎏金。

“清明花事最堪怜”，风过处，总有新花与落英同时起舞，恍若时光在此处裂开缝隙，让绽放与凋零得以相拥。清明前的雨，也不会怜花，虽不暴烈，却也会通过不断地摩挲，将花叶从枝头带落。山径不常的美，一任落花铺阶。我总爱踩着晨露上山。沾了水汽的落花不再轻盈，却让脚步愈发柔软。碰到比我更早的人，身上沾着露水，也沾着零星花瓣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整个人都显得冷冽。

清明将近，父亲早早念叨要去乡下给先人扫墓。他年岁渐高，这事就开始落到我的身上。车停在旧时邻居的地坪里，见是我，热情唤我名字，指引我在花叶间跳跃，抖落了树枝上的露珠，把我的衣衫洒出水痕。

## 父亲在石碇子

陈子赤

父亲的日记，让我泪水迷离。

父亲是永州蓝山人，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，最初在零陵地区专署办，由于年轻、工作业绩突出，调到了湖南省委。父亲好学习，自愿申请到湖南农学院图书馆工作，后随省委组织的“四清”工作队下至湘乡县泉塘区区长，便一直在湘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。

为了掌握基层的情况，父亲下基层“蹲点”。他选择到泉塘公社花坪大队石碇子生产队。生产队队长见父亲是省里下来的干部，安排他到好点的人家吃住，但父亲谢绝了，选择了贫困的贺老家。

父亲在石碇子蹲点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，走村串户，生产队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。当父亲要离开的时候，石碇子人含泪相送，依依不舍。翌日，我驱车抵达石碇子。曾几何时，石碇

欧老是在湘西工作了一辈子的外地人，已去世多年，我只闻其名未见其人。没有第一手资料，写作无从着手，我只有找他生前好友、同事了解情况。从他简历得知，在龙山县文化馆他与心平兄是同事。

一天下午，我专门到文联采访心平兄，他说与欧老是忘年交，从他回忆里我获得了欧老大量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和书法创作情况，助我完成了写作。

2013年初，心平兄从州文联副主席、州作协主席任上退休。中国文学最高殿堂踏进了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获得了，国家一级作家职称也到手了。按说，功成名就的他，可以好好在家享受退休生活，含饴弄孙，享天伦之乐。

但他没有闲下来。2013年5月的一天下午，他在电话里用不可置疑的口吻对我说：“老弟，马上赶到吉安参加重要会议！”我向会议主题，他则卖关子，说：“莫啰嗦，到了就知道！”

当我马不停蹄赶到宾馆，开门一看，好家伙，一屋子的文艺、学术界大咖，经他一番介绍，我方知事情原委。

原来州里正组织专家学者编纂《湘西土家族大词典》，他是“文学艺术”部分的总统稿人。这次会议，就是明确各分统稿人、撰稿人的工作任务。我非土家文化研究专家，开始并未在列。当他们研究时，发现“土家族书法”缺撰稿人，突然想到我在创作《书法湘西》时，曾对土家族书法史作过系统研究，于是临时点了我的将。

回首往事，总不相信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说走就走了。他签名送给我的《草民》《发现里耶》等著作，仍在我书架醒目的位置，偶尔想起他时，便打开来翻翻，字里行间仿佛都是他的音容笑貌。

古代神话传说里有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心平兄，您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，使您成为一只不死的凤凰鸟，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而获得重生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张心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湘西自治州文联副主席、作协主席。）

## 汉诗新韵

# 清明拜母

(外二首)

瘦马

春天出场了那么久  
菜花黄、李花白  
姑娘红红的桃腮  
鲜艳了小镇一条条街

母亲，你在山坡上捧着青绿的梦  
涓水河抱着山脚舍不得走  
母亲，你把脚伸到涓水里来吧  
让我再一次为你洗脚  
洗出春天的心情

风带着雨满山飞  
麻雀子喊不醒梦中人  
母亲，这满山的烟雨  
是你看不破的红尘

## 致病危的母亲

炊烟又爬上了旧房子  
母亲，我向诸神点燃这人间香火  
求诸神  
再赐你生命的精气神

把那一坡菜地种绿了  
让一窝小鸡围着你转  
你上下摇动压水井的摇柄  
那从地下冒出来的清泉  
说着你一辈子吐不尽的清欢

母亲，你一辈子熬过了多少苦难  
给我们多少坚强与信赖  
什么时候你开始专注于一堆土的孤独  
春天来了，泥土里是真正孕育生命的地方  
是不是，你要把一生积累的萋萋  
种到泥土里蕴藉来世的生机

我用尽所有的柔情  
也无法抚平你生命的沟壑  
我只能用拳头  
一次一次击打自己的胸口

## 不敢老去

众生之上的花朵  
有无比的芬芳  
穿越所有的季节  
在触摸不到的土壤开放

我总是踮起脚尖  
想看一看时光的远近和高低  
深入泥土的脚踝  
至今量不出岁月的深浅

孙子还小  
要牵着手才能一步一步向前  
老母亲年迈  
颤颤巍巍总握不住时光的拐点

我不敢老去  
总是一次又一次  
把藏不住的白发  
染了又染

我不敢老去  
怕老母亲望着我  
以为是老父亲  
又回到了她面前

扫完墓，晨叔强留我们吃饭，杀了鸡，打了鱼。几杯酒下肚，晨叔的话语不断，说，不要见外，你父亲那年帮助我们一家渡过难关，虽然我的父母不在了，但我们永远会记得你父亲。我知道晨叔又想说父亲送钱的那段事。那年贺老用父亲送的钱买了一头母猪和四个小猪，翌年母猪下了一窝仔，卖了百多元，还有那四个小猪也有了膘，贺家的生活好了起来。我说每个当官的都会那样做，父亲并没有你们说的那样好，他有很多缺点。不料竟惹怒了晨叔，他醉眼一瞪，酒杯一摔：不许你这样说！好在晨叔打了圆场，晨叔说，你不知道你父亲在石碇子的地位，你刚才那话，石碇子人听了会生气的。

父亲离开泉塘区后，辗转湘乡几个地方工作，但从未间断与石碇子人的来往。石碇子人常来与父亲叙旧，父亲也经常去石碇子。

拜别和父亲要好的乡亲，走时他们像送父亲那样送我：土鸡、鸡蛋、米酒。他们说，现在的日子好了，水泥路通到家里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常来啊！父亲啊，我怎么至今还在沾您的光呢？